

李黛 著



原色

Primary Colour

激情之红，纯情之黄，深情之蓝，
三原色，三种爱，三个男人，
三段难以割舍的情……



Primary Colour

李黛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色 / 李黛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396 - 3162 - 2

I. 原… II. 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679 号

原 色

李 黛 著

责任编辑: 岑 杰 姚爱云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300,000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6 - 3162 - 2

定 价: 2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Primary Colour

1. 痛苦的容器	001
2. 拥抱缺乏症	003
3. 德国苍蝇	005
4. “慕尼黑”争论	007
5. 两代人的悲剧	010
6. 网上升温，网下降温	012
7. 做网上游民	016
8. 初次约会	018
9. 意外邂逅	021
10. 青春梦的破碎	024
11. 他的笑脸	027
12. 少年怀春	030
1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33
14. 现实中的爱	037
15. 午后的幸福时光	040
16. 劫后余生	044

17. 初恋综合症	047
18. 埋藏记忆	051
19. 一网情深	053
2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57
21. 我只想找一个说法	064
22. 虚拟与现实的距离	066
23. 渴望亲情	071
24. 生活工场	074
25. 我想见你	079
26. 我们的爱隔了汪洋大海	083
27. 心理变态	086
28. 面目狰狞	090
29. 好人有菩萨保佑	094
30. 车祸和律师	097
31. 假如有来世, 你愿意陪我吗	101
32. 爱情保卫战	105
33. 左右为难	109
34. 退一步海阔天空	113
35. 无可挽回	117
36. 你要的温暖我可以给你	119
37. 仁义道德	123
38. 现实和虚幻	127
39. 爱我的人结婚了	131
40. 我的蓝色容器	137
41. 迷恋上一种感觉	141

42. 拒绝做美女作家	144
43. 一场精心导演的闹剧	147
44. 机遇不是谁都可以把握	150
45. 谁是闹剧的制造者	153
46. 幸福是不是一夜的激情	158
47. 分手才是爱的开始	161
48. 有一丝想念，是不是爱情	164
49. 管子式的爱情	168
50. 相爱容易相处难	171
51. 犯了错的男人值得原谅吗	174
52. 我们的爱是否还有明天	178
53. 爱情不需要救世主	182
54. 上帝愚弄了谁	186
55. 因为孤单而爱	189
56. 永远有多远	191
57. 另一种幸福	195
58. 幸福是不是相互间的依靠	198
59. 给爱找一个出口	201
60. 当我们都遍体鳞伤时	205
61. 没有结果的结果	210
62. 犯得着和市场较劲吗	213
63. 生死契阔	217
64. 坚实的手印	222
65. 谁是骗局的导演	224
66. 独身的解释	229

67. 爱情游戏	231
68. 遗忘是最好的疗伤剂	235
69. 因为相爱所以分手	239
70. 做一回爱的逃兵	242
71. 盗版书	244
72. 纠缠不清	248
73. 多情总遗憾	252
74. 物是人非事事休	255
75. 如果爱可以重来	259
76. 逝者如斯夫	262
77. 破碎的容器	265
78. 香巴拉之魂	267
79. 死里逃生	272
80. 做一个盛放痛苦的湖泊	275

1. 痛苦的容器

我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自我记事起母亲就没有快乐地笑过，我甚至怀疑她生来就不会笑。我和外婆、母亲住在一块儿，因为外公在外面组建了新家，外婆的皱纹里拥挤着痛苦不堪的记忆。

十二岁那年我才知道我还有个父亲，而抚养我长到六岁的人却是我养父，他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从此坍塌了，我一时想不开，差点离家出走。外婆给我讲了母亲的过去，我那时才知道一个从来不会笑的人，在很多年前也曾像花儿一样绽放。母亲也有一个爱她的男人，而当那个男人抛下她远走高飞时，她便从此萎谢了。之后她不得不嫁给我的养父，而作为埋葬那段爱情的代价是孕育了一个小生命，这个小生命就是我。外婆说那是痛苦的结晶，母亲生我时难产，她当时侥幸没死，为此她一直忿恨不平，她觉得是上苍捉弄她，连死都不让她死得痛快。

为了父亲的事我和母亲吵架，一个月没和她讲一句话。我偷偷去了一趟峨眉山，我想许愿后就远走他乡。在万年寺许愿时我

偶遇一和尚，那时我愁眉不展，他说我有慧根，便叫住我给我讲了个故事。

他说一位年老的印度大师身边有个总爱抱怨的弟子。有一天，他派这个弟子去买盐。弟子回来后，大师吩咐他抓一把盐放在一杯水中，然后喝了它。大师问：“味道如何？”弟子呲牙咧嘴地吐了口唾沫大叫：“真苦！”大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附近的湖里。弟子于是把盐倒进湖里，老者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大师问他什么味道，弟子答道：“很新。”大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

这时大师对弟子说：“生命中的痛苦就像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我们将其盛放在多大的容器中。”所以当我们痛苦时，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做一只杯子，而要做一个湖泊，那么你的痛苦会相对少一些。

我从此知道痛苦是可以融化掉的，于是在很多年里，我试图寻找能融化痛苦的容器。当我长到可以飞时，我毅然选择了离开，用母亲的话说我的翅膀长硬了，她管不住了，实际上我只是想换一个痛苦的容器。我以为广州有多大我的容器就有多大，可我到了广州多年，却只找到三只容器，他们就是我生命里的三个男人。

我以为爱情是盛放痛苦的最好容器，我以为会比母亲更幸运，因为她永远都在等待，而我却可以主动去寻找。母亲说繁华都市绝不适合我，我需要成都的安静磨砺我的锐气。可我却不想磨掉锐气，我想找个地方释放自己，广州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在召唤我。我也以为我找到了盛放痛苦的容器，直到我遇到袁慕尼

和宁海，直到白云再次出现，我发现他们都是我的容器，而我的苦痛却不知释放在哪个容器里。

2. 拥抱缺乏症

我常常回想起和宁海相识的情景。

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真想抱抱你。”如果这不是玩笑话，那只能说宁海的“拥抱缺乏症”已病入膏肓。我当时和朋友在白云山上，那是个二十多个人参加的烧烤聚会，我站在一群人高马大的男人之中，细长的身子格外惹眼。别人都说我不像四川人，足有一米七五的身材，高挑颀长，除了我特别白皙的皮肤外，轮廓倒像北方人。

来了广州后，我就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儿，无人管束，自由自在。

那晚，当我和同事们笑闹着，一边斜睨着一声不吭的宁海，对他产生了好奇。我以为一般参加聚会的人都热爱群居。他的外表不算帅，皮肤略黑，五官比例略显失调，长得算是很有个性。我之所以那么注意他，原因有二，一个是他是那晚唯一的陌生人，李直向我介绍说宁海是他的高中同学，四川夹江县人，和我的家乡彭山县离得并不远，在广州算是又多了个老乡，亲切感油然而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很特别，从头到尾就没出过声，如果不是他说过一句“请大家多关照”，我会怀疑他是哑巴。

从李直那里我得知他以前在公安局做档案工作，后来有了变故才到了广州，算是南下流浪一族吧。我当时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除了他一米八零的魁梧身材外，他的经历让我觉得很神秘，

心里有种诡异的感觉。李直说他身上有很多故事，我再次忍不住多瞟了他一眼，看他样子顶多三十出头，年纪轻轻会有什么故事？我怀疑李直故弄玄虚。

这件事过去很久，我一直都认为是李直捣鬼，他明知我这人好奇心强，再加上业余写作，他要是不加最后一句，我怎么可能去注意一个陌生人？

当我不停地看他时，嘴里吃着烤得香喷喷的火腿肠，嘴角流着口水。我禁不住抓起纸巾在嘴角抹了一把，这时他便对我说了那句话，他说：“我真想抱抱你——”我震惊不已。

“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样的高个子，抱你这样的高个子会怎样？”他有些尴尬。

当他发现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齐刷刷看着他时，他的脸禁不住火辣辣烫起来。当晚夜色遮掩，再加上忽明忽暗的火光，他的神色有些高深莫测。他尴尬地笑了笑，再次向众人解释：“她的样子有些像我幼儿园的同桌，我读幼儿园时是班里最大个的，经常看别人父母来接小孩都是抱着他们，而我从小没人抱，我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乡下的外婆带着我，她身体不好，我长得大一点儿她就抱不动了——”

没等他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起哄。宁海皱了皱眉，没有再说下去，李直却笑得一脸稀烂，不怀好意。我横了他一眼，眼睛也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天晓得我怎么会和幼儿园的娃娃有相似之处？我舞动着手里的半截火腿肠，有些激动。

“哟，还有这种人？没被人抱过，想抱抱别人？那不是拥抱缺乏症吗？”

我站起身双手撑腰，笑得快窒息了，在场的人一起哄笑，宁海被我们笑得有些手足无措。

那一晚，烧烤场的火光映照在我们的脸上，就像涂了一层蜜。

后来我一直没告诉他，那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真想对他说，你可以抱抱我的，可我最终没敢说。

我其实和宁海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患有拥抱缺乏症，准确地说是“亲情缺乏症”。

3. 德国苍蝇

和宁海初次相识，像心湖里扔进一颗石子，波光潋滟。我从未想过和他会有交集，更没想过未来会和他纠缠不清。在认识宁海之前，我还有个网上男友，那时我常在文学网站上贴小说，他常在那里神出鬼没，我们的相识纯属偶然。

我是个快乐网民，平常不开心可以谁都不理，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听歌、写作、上网，自得其乐。性格看似柔弱却又坚强，像蜗牛的壳里藏着柔软身体，怕坚硬的东西伤害，常躲藏起来。所以业余时我除了写作，大量时间都花在网上，在五花八门的文学BBS上，在虚空里去填充无止境的虚空。

在认识宁海之前我曾以为网络是个最大的容器，它可以释放我身上压迫的重负。

我和袁慕尼的相识有些戏剧性，正印证了“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话。

我在网络上和袁慕尼狭路相逢，源于他古怪的名字，他在网上叫“慕尼黑”，我当时在论坛上和他初次相遇，还以为他是德国鬼子，我一向对希特勒没好感，看见他的名字便突生歹念，想

教训教训他，省得他跑到中国的地界逍遥。

碰巧那时另一个网友在线，我就叫住他，我说和你猜个谜，如果啤酒里有只苍蝇，美国人会马上找律师，法国人会拒付钱，英国人会幽默几句，而德国人会怎样？

那个网友正不知如何作答，慕尼黑却突然掺和进来，他说：“我知道德国人会怎样。”

“会怎样？”我笑着问，心里却暗自窃喜。

“德国人会用镊子夹出苍蝇，并郑重其事地拿去化验，看啤酒里是否有了细菌。”他从容回答。

“错。德国人会测量一下苍蝇的翅膀，以便算出它的飞行速度。”我笑着说。

“有这么夸张吗？你对德国人又不了解。”另一个网友插进来说。

“为什么要测飞行速度？”袁慕尼黑果然很好奇。

“他想看看德国苍蝇用什么速度飞进啤酒瓶，而我更想知道它飞越欧亚大陆，到中国需要多久！”我忍住笑说，心里却得意非常。

“你讽刺我？”他终于感觉出我在取笑他。

“哟，你不是人吗？怎么突然变成苍蝇了？还是德国苍蝇，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故作严肃地说。

“但说无妨。”他说。

“不知德国苍蝇来我们中国要不要护照？”

我在论坛里说出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扔进了人群里。在线的网友都涌了进来凑热闹，大家纷纷回帖，发表对“德国苍蝇”的看法，一时间论坛跟帖子的竟然多达上百个。我发现袁慕尼黑那天还真沉得住气，他说不管德国苍蝇也好还是德国人也好，要比中

国人更严谨，德国人做事向来一丝不苟，也从来不会造假，不像中国人，制造假货给自己人吃，写作还要剽窃他人情节，有些人还美其名曰叫“拿来主义”。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人去德国的柏林旅游，花了七马克买了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纪念。带回中国后，他拿给朋友观看。可几乎所有朋友都问同样一个问题：这花了近四十元人民币从德国买来的水泥块，真的是柏林墙上的一块吗？会不会是假的？

中国人对假货的畏惧心理由来已久，殊不知德国人却从不会制造假货。

那天我们的唇枪舌战到最后我并没捞到半点便宜，用一句俗语说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当我们各自心怀鬼胎下线时，都记住了彼此的网名。我曾想一定要找个机会报这一箭之仇，伺机再戏弄他一番，却想不到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他倒是一向以捉弄人而闻名，我也得甘拜下风。

4. “慕尼黑”争论

作为一个忠实网民，我常在租的小屋上网，屋里一贯的凌乱，花花绿绿的服装挂得满墙都是，都是我的即兴之作。从地摊上淘来的二手书、设计稿摆了一地，乍一看不像女人的香闺，倒挺像鸟窝。除了一台二手笔记本，一无值钱的东西。我平时除了上网聊天，就是写小说在BBS上乱贴，别人称这叫灌水。

有一群网友给我一个雅号叫“抽水机”，他们说只要我一抽水，论坛就会洪水泛滥。在网上我还有一大批拥趸，常围在我周

围大肆吹捧，当我成为网络上争抢的优秀写手时，各种杂志报刊的约稿也纷至沓来，可惜我不是万能，时间也有限，我只能埋头写长篇。虽然稿酬不菲，可我依然热爱服装设计。

我和别人同租了一套房子，在东圃不太繁华的路段，两室一厅。与我合租的是个做地产业务的年轻男人，由于生活作息不同，虽处在同一屋檐下却极少碰面。

自从和慕尼黑在网上较上了劲，只要有他在时，论坛里总少不了砖头横飞，我的小说后面也多了他的评头论足。这晚我依然是一个人。那个合租房的男人除了白天工作，晚上几乎都在酒吧泡着，很少能见到他。今晚也这样，窗外有皎洁的月亮，轻洒在窗台上，留下斑驳参差的影子，清凉而疏冷。

慕尼黑在网上同我打个照面，和其他网友一样，我在论坛上回帖，他像尾巴一样紧跟着，甩也甩不掉。今晚我挑了个特别话题，我问他们如果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初恋，一个是现任的，一个是网络的，他们会选择哪个。

想不到帖子刚发出去，慕尼黑的回复就出来了，他说如果让他选择，他就让这三个人永远也不见面。

不见面又怎样？我让你选择一个，我最讨厌机会主义者。

没有选择就是选择，难道不可以同时和三个男人交往？哪条法律写着不能交三个男友的？

当然不可以。我有些恼火，这家伙纯粹是想捣乱嘛。

我觉得可以。他还挺固执。

那你站一边稍息去，听别人的意见。

另一个网友这时插进来，他说没什么可选择的，爱哪个就选哪个。我想他一定是个理智的人。

如果没法分清爱哪个呢？生活总是这样矛盾，爱情总是难以

想象的复杂。

那就等分清了再说，齐人非福。

慕尼黑再次插进来，他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如果三个人同时都爱呢？难道你还想作选择？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没有再反驳他，我想他是对的，当自己也无法分清爱谁时，也许不作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慕尼黑说真想不到你竟是个传统的女人，我原以为你够现代，现代的女人一定要有超前的思维，我真是错看你了。

我很不服气他对我的评论。

说实话，从外表看，我的确够现代，我的衣着向来引领潮流，看见我就可以知道今年的服装流行趋势。服装设计师嘛，不标新立异还怎么混。我的屋子里收藏着五颜六色的指甲油，每天我都会在手指上绘上不同的色彩和花纹，式样之多常常令同事瞠目结舌。

我今年二十六岁，正当职业是服装设计师。

当年在来广州这件事上我还和母亲争得面红耳赤。母亲说广东这个地方你千万别去，那里有很多披着羊皮的狼，也有很多美丽妖精，她说你去哪儿不好偏要去广东，那种地方是你一个弱女子去的地方吗？

我当时很执拗，完全没理会母亲的劝阻，我觉得母亲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年我的养父在成都的一家外资公司当副总，后来就和公司的一位董事发生了关系，最后到了广东音讯全无，抛下我们孤儿寡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我才六岁，最后只得搬回了外婆家。

从小生长在阴盛阳衰的家庭，心灵的成长自然比较迂回曲折，就像在阴暗的石缝里生长的小树，在我的外表下的确包裹着一颗传统的心。可由一个陌生人看穿我多少有些不服气，连我自

己都无法辨识我的内心，更何况是他人？

我不屑地说：“这叫传统吗？你觉得追求爱情的唯一性和传统有关联吗？古代人都传统，为什么多是三妻六妾？而现代人思想超前，为什么都渴望唯一的爱情？”

“爱情的唯一性的确与传统和现代无关，关键是在这样的城市中，还有人竟然相信有真正的爱情，我感到奇怪而已。我以为现代社会只有欲望与索取，并无相互奉献的爱情。”我想不到他的思维这么快。

“没有，并不等于就不能相信。”我相信有唯一的爱情，可我并不能确信我能找到，这两者并不矛盾。

“所以我说三个情人我宁愿他们永不相见，因为在没有确信哪个是真爱以前，我们的责任是寻找。”他固执地说，也许眼神狡黠。

我那时并不知道我和慕尼黑一次无心的争论，竟然一语成谶，成了我生活的写照。

5. 两代人的悲剧

后来我知道慕尼黑真名叫袁慕尼，现居深圳，祖籍山东。因为他父母在德国旅游时播下的种子，所以名字还真和慕尼黑有渊源。

那次争吵后，我悻悻地下了网，心里却漂浮着一团阴影，让我久久无法从郁闷中抽离出来。

我想起母亲程萍，我们相依为命，感觉上更像姐妹俩。

母亲从小在富裕的家庭长大，性格难免有些纤弱，但有时固执起来却像个孩子。在养父抛弃我们后，我甚至不得不处处迁